

山本五十六毙命始末

〔河北〕于长治

1943年4月18日，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空，燥热、微风、无云，清澈如洗。不时有几只海鸟掠过高空飞向天际，墨绿色的海水中无数群鲨鱼自由自在地追逐游弋，碧海蓝天祥和而宁谧。殊不知在这沉静中正酝酿着一场即将发生的海空伏击战。

9时35分，隆隆的炮声、机枪子弹尖锐的呼啸声撕破海空。几十秒钟后，两架涂有“太阳”标志的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冒着浓烟载向大海和海岛上的丛林，另10多架涂有“星条旗”标志的飞机向西呼啸而去。机徽上的标志告诉人们，这场空战是在日美军之间进行的。

然而事后，交战双方的官方媒体，对这次事件的真相，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缄默。是为了保守机密，还是有不便于启口的苦衷，或者兼而有之……，人们难得端倪。数年、数十年之后，时间的推移，这层神秘的面纱才被徐徐揭开：二战中日本一代枭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不仅是这场空战的引发者，而且也在此战中一命呜呼。这场空战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也逐渐大白于天下……

截密电 华府中枢费思忖

1943年4月14日，起床的军号声还在长空中萦绕回荡，一份密电稿便展现在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办公桌上。它来自南太平洋诸岛中一个很不起眼的瓦希阿瓦美军监听所。如同平常的破译电稿一样，被照例送到珍珠港战略情报部门。在这里，情报专家才意识到这份密电的价值。这份电报是由日军第八舰队司令官鲛岛具重海军中将签发的。电文详细地叙述了日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到日军南太平洋岛屿视察的具体日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4月18日视察巴拉勒、肖特兰和布因的日程安排如下：

6点，乘中型攻击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动身。

8点到达巴拉勒，换乘猎潜艇（由第一基地部队准备一艘猎潜艇）前往肖特兰岛。8点40分到达肖特兰岛。

9点45分，乘猎潜艇离开肖特兰岛。10点30分，返回巴拉勒。（肖特兰岛准备一艘登陆艇，巴拉勒准备一艘摩托艇，用于交通）。

11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巴拉勒。11点10分，到达布因。在第一基地部队司令部吃午饭。（第二十六岸基航空战队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出席）。

14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布因。15点40分，回到拉包尔……

如天气情况不佳，顺延一天。

4月18日是星期日，这就是说还有4天时间。如果山本遵守他的时间表，截击他完全是可能的。尼米兹用目光在军事地图上飞快地扫来扫去。拉包尔、肖特兰、巴拉勒、布因，铅笔在这4个地方重重地敲击着。他知道山本是日本军界，特别是太平洋战区的象征，也是一个极其冷酷、执拗、高傲、自信、战争欲非常强烈的人。16个月前，就是他直接谋划了袭击美军珍珠港基地，为美国写下了被罗斯福总统声称的“国耻日”。也正是出于对他的老对手山本的详细了解，尼米兹毫不怀疑这份密电的真实性。“干掉他，报珍珠港一箭之仇！”尼米兹暗下决心。他立即签发了一封给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将军的电报，告知山本的日程安排并指示道：“如果你指挥的部队有力量拦截并击落山本和他的随行人员，你就遵令制定初步行动方案。”

秘密并没有仅囿于在珍珠港。在华盛顿一个小

圈子里也得到了山本行踪的消息。它是由阿拉斯加荷兰港的一个海军监听所破译的。当尼米兹把密电呈报给海军部长诺克斯并请求指示时，诺克斯和他的幕僚正在为“战时谋杀敌国首领，有无先例，会不会引起国际谴责”而众说纷云，议而不决。

助手们用德国人杀害利奥波德三世，1526年匈牙利国王在战斗中被谋杀等事实佐证，击敌要害是兵家常理，它完全符合克劳塞维茨“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特别是“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的战争理论。诺克斯还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并邀请了他的几位好友秘密通报了欲截击山本的消息。他们都给予了完全的支持。

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乘着专列视察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军事基地。诺克斯向罗斯福报告了这件事，立即得到了总统的默许。4月16日，一项行使总统权力的拍往南太平洋的绝密电令由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签发了：第339P—38战斗机中队务须全力以赴，及时赶到并击落山本，总统特别重视这次行动。但几十年过后，人们在查阅罗斯福总统这个时间视察行程的日志中，有关诺克斯与总统的文电往来，却只字没有提及。是工作疏忽吗？这其中的缘由至今令人颇费揣度。

同日，哈尔西将军也用幽默的语言，向12个月前，曾指挥空袭东京的美军特混舰队司令，而20几天前，刚接任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司令的米切尔将军发了一份电报：看来孔雀会准时飞来，用鞭子抽它的尾巴。但这时，给米切尔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半了。

忧戚戚 执拗成行依依别

在美军积极筹划截击山本的同时，日军南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正在为他制定的4月初开始的“伊号”作战计划一再受挫而忧心忡忡。4月中旬，在山本亲自主持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几十名将佐啧有烦言，战况汇报也矛盾百出。特别是将佐们反映部队士气低落，厌战思乡情绪漫延的情况，更使这位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司令长官陡然感到大厦将倾，独力难支。为此他才决定亲临前线基地视察，为参加天皇陛下圣战的将士们鼓劲打气。

山本的决定几乎遭到幕僚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军事首脑经过敌我双方交插的作战区域实在危险，坚决要求山本取消此行。而山本对这些劝告无动于衷，依然命令参谋人员下达了行程的电令。

得知山本出行的消息，他的几个在前线的老友

也都亲赴山本乘坐的“大和”号指挥舰上进行劝阻。17日一天，来往于“大和”号上的将佐络绎不绝。上午，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陆军中将，用他从苦战中死里逃生的经过劝说山本，被山本婉谢了。下午，恳求更为坚决。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诚岛高次海军少将从布干维尔专程赶来。他神志紧张，见到山本便迫不及待地说：“行不得呀，长官，这太危险了。那里不是后方基地，是前线，本职了解那里的情况。”山本笑了笑，无所谓地回答：“用不着大惊小怪，搞得这么紧张。即使有危险我也得去，已经通知各部队了。”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治三郎海军中将，正忙着开会，脱不开身，便派参谋黑岛专程面见山本，坚决要求取消此行。不然，也要增加护航飞机。对此山本一笑了之。晚饭后，山本干脆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同参谋下棋，拒绝接见任何人。

18日清晨，山本起床很早，他严格遵守视察时间表。只是在幕僚的再三恳求下，脱掉了显眼的白色海军服，穿上了草绿色军装，戴着白手套，挎着军刀，驱车来到拉包尔机场。除飞机驾驶员外，同行的还有10几人，其中高级军官有他的参谋长宇垣、军医长高田和主计长北村3位海军少将，另外就是几位副官、参谋军官了。他们分乘两架轰炸机。与山本乘第一架轰炸机的连同飞行员共11人。其中有军医长高田，副官福崎升和参谋通端久利雄2位海军中佐。其他人乘坐第二架轰炸机，有6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待命起飞。

前来送行的将佐排成几列。草鹿任一、诚岛和今村3位将军站在前边。他们都为未能阻止住司令官的这次巡视而神情沮丧。和山本握手道别时，勉强露出的笑脸上都深深掩饰着不可名状的沉郁和不安。

6时整，山本匆匆登上座机。俄顷，马达轰鸣，8架飞机先后升空。地上的将佐肃然而立，目送司令长官渐渐地飞向天际。霎时间茫然若失的心绪涌进了很多人的心头。他们翘首西南，站在晨曦中用人和民族的习俗为长官默默祈祷，祈祷……

这，冥冥中是否预示着某种征兆呢？

勇者哉 小卒跨海“将”老师

三三九战斗机中队接受截击任务后，着实忙活了一阵子。他们驾驶的P-38闪电式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种，8000米高空时速可达732公里。火力很强，4挺12.7毫米机枪和一门20毫米炮，带弹分别为2000发和120发。其最大优点是升限几乎不受限制，射界宽阔，几乎没有射击死角，且可以在25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闪电式也有明显缺陷，机

上没有加热或制冷设备，飞行员在低空或高空飞行时，要经受闷热和寒气彻骨的煎熬。特别是耗油量大得惊人，在低空飞行或作战时，飞行半径不能超过600公里。还有个别仪表也不适应热带气候。当务之急是必须更换特大副油箱和装配新罗盘。要知道，他们拦截地点大约在700公里之外，飞行航向那怕误差不到一度，也会偏离预定航路20多公里。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亨德森机场旁边，米切尔司令官的野战帐篷里，近两天更是忙乱不堪。一方面要选派飞行员，为截击分队设计飞行航线，一方面又为特大油箱和罗盘的迟迟不到而焦急。米切尔汗流浹背，不时地擦拭一下看不清的眼镜镜片。“再不抓紧，一切都会泡汤！”米切尔烦躁地对部下嘟囔着。

17日这天飞逝而过。傍晚大雨滂沱。暴雨中4架轰炸机从莫尔兹比港飞抵亨德森机场。特大油箱和最好的罗盘送来了。霎时地勤人员忙碌起来。他们用雨布把焊车和P-38战斗机遮盖起来，保护照明灯和焊枪不遭雨淋。忙了一个通宵，两件至关重要的工作全部完成。这时暴雨骤停，天空放晴。正如气象部门预报的那样，是一个微风、少云、晴朗的好天气。米切尔高兴了，他拍拍油光光的脑门，大声地说：“天赐其便，大功必成！”

挑选飞行员的任务交给了三三九中队队长米歇尔少校，第十二战斗机中队配属。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为争夺战斗任务飞行员吵成一团。米歇尔掂量再三，拟定了18名队员的名单，并指定兰菲尔、巴伯、麦克拉纳汉和穆尔担任攻击手，兰菲尔为长机，如遇非常情况，由霍姆斯和海因递补攻击分队。其他人员担任护航。全队统由米歇尔领航指挥，名单立刻被批准。18名队员及其飞机连夜进入紧张的飞行准备。

参加攻击手的队员欣喜若狂。在庞大的美军航空部队中，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来瓜岛10个月之前，大多刚刚从飞行学校毕业，飞行时间只不过三、四个小时。年纪最小的23岁，兰菲尔最大也不过27岁。如今初生牛犊要斗一斗猛虎，能不激动！

7月18日，米切尔将军一早来到机场，仔细地检查了飞行准备工作，并微笑着拍拍每个飞行员的肩膀，祝他们好运。7时10分米歇尔带领第一批4架飞机腾空，紧接着兰菲尔的4架攻击机起飞。但当麦克拉纳汉的飞机快要离开地面时，供油管突然阀门松动，飞机失去控制冲出了跑道。时不待我，麦机只得停飞。其余10架护航机随后起飞加入了米歇尔的机群。7时25分机群编队，这时穆尔的飞机又遇到了麻烦，副油箱不能供油，被迫返航。按原定计划，由霍姆

斯和海因递补，攻击分队仍保持4架飞机。机群关闭了机上所有的通讯设备，绕过有日军驻守的岛屿，在贴近海平面几十米的超低空飞行，一路顺利。

9时33分，距离预计遭遇时间只有两分钟，机群迅速升高到700多米。山本能按时“赴约”吗？9时34分，只剩一分钟了，机群还没有发现目标。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坎宁首先打破无线电静默，高声呼叫：“左前方发现敌机！”这时米歇尔也发现了目标，但不是原来预想的7架，多出了一架轰炸机。“肯定是山本一行”，米歇尔没有犹豫，立即命令机群甩掉副油箱投入战斗，并关照兰菲尔：“瞄准轰炸机打，别让到口的肥肉跑掉！”然后带领12架护航机迅速飞向7000米高空，占领掩护区域，只留下了兰菲尔攻击分队。十几秒钟后兰菲尔分队冲入了敌方机群。

意想不到的日军机群即刻被冲散。兰菲尔首先开火，打掉了迎头的一架零式机。这时高空中传来米歇尔焦急的呼叫：“甩掉零式，瞄准轰炸机！真该死，打轰炸机！”此刻，只见一架轰炸机猝然俯冲，夺路而逃。兰菲尔穷追不舍。下面是一个小岛，丛林密布。在丛林上空，他没来得及考虑是否在射程之内，便按下火炮的按钮，轰炸机一声轰鸣，倾斜着栽向丛林。

巴伯打掉1架零式后，也咬上了1架轰炸机。第一次开炮，敌机右引擎开始冒烟，再次开炮打向机身，轰炸机顷刻坠进丛林。巴伯立即高兴地用粗鲁的语言呼喊：“我干掉一个婊子养的兔崽子啦！”

激烈的空战，飞机搅成一团。霍姆斯几经翻滚，一个猛冲才甩掉副油箱。他沿着上空西行寻找战机。一阵炮火，他先打掉了海因后面的一架零式机。突然发现一架轰炸机企图逃向日军卡希利机场，他用机枪、火炮一阵猛烈扫射，敌机拖着浓烟向小岛岸边的海水中坠去。

这场举世闻名的空战仅仅30秒钟。米歇尔机群战果辉煌，击落敌机5架，本队除海因人机坠毁外，其余都安全返航。

然而在汇报战果时，兰菲尔、巴伯、霍姆斯都声称各自击落1架轰炸机和零式机，同伴们也都无法否认。可轰炸机只有两架，为此3个小伙子争执的不可开交。好在山本已经被击落，过细的追究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平息这场纷争，米切尔在向上级提交的战斗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是谁击落了山本。

整个报告含混其辞：“……兰菲尔击落了第一架零式战斗机。……驾机俯冲，……在丛林上空才追上了逃跑的目标，……轰炸机一个机翼被打掉，……坠毁在地面；……巴伯是和兰菲尔一起扑过去的。……他减低速度，咬住了零式机，将它击落。他打掉了敌

轰炸机机尾，轰炸机翻滚着栽到地面……；霍姆斯……发现一架……轰炸机贴着海面飞行，他立即开火，敌机的左引擎冒出浓烟，海因也朝敌机开了火，……轰炸机当即爆炸……”

即使这样，哈尔西将军也没有挑剔。他高兴地发电：祝贺你和米歇尔少校以及他的猎手们作战成功，在猎获的鸭子中似有一只孔雀。

空战后一个多星期，米歇尔中队参加截击的主要成员都奉命回国，并按照上级要求对空战一事守口如瓶。直到1945年9月11日，日本陆军部正式承认山本坐的是最前头的轰炸机，这时兰菲尔首先击落了山本才得到了美军官方的默认。不过，早在这两年之前，米歇尔、兰菲尔、巴伯、霍姆斯和海因都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和海军十字架勋章。昔日的空战报告，作为历史的陈述，已经没有更改的必要了。

冷凄凄 游魂长留在孤岛

1943年4月18日，对于生活在布干维尔岛上的土住居民，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9时半左右的空战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亲眼看到一架轰炸机摔在山坡上的丛林里，荡平了一块足有七、八十米方圆的地方。虎口余生的3架零式机也降落在卡希利机场，草草作了汇报便飞回了拉包尔。机场30架战斗机紧急升空驰援寻视，但一无所获。布因基地的几架飞机同时进行空中搜索，也没有发现罹难的轰炸机。天黑了，空中搜索被迫停止。

山本座机失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拉包尔。幕僚们在惊愕悲恸之余，想立即赶往布岛，但暴雨倾盆无法成行，直到19日8时才飞抵布因基地。他们首先看望和询问了劫后余生的宇垣、北村和另一位轰炸机飞行员，然后派出两个搜索队进入山林寻找山本的座机。中午前后，搜索队在布岛艾科村附近的山林中，找到了山本飞机的残骸。在11具尸体中，山本很快被辨认出来。他的左手还握着几缕白手套的丝线，但残缺两指——这是山本1904年20岁时，在中国的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中炸掉的——特有的标记，使在场的人对长官的遗体确信不疑。军医尸检还发现，山本身中致命的两颗子弹，其中一颗打进左胸，另一颗从左颞骨穿进，右颞骨穿出。显然，在验机前山本就已经死去了。

当日傍晚，山本的尸体被装进一具简陋的棺木，停放在卡希利机场的一顶帐篷里，将佐们进行了吊唁和守灵。

4月20日上午，在机场附近的小山上，挖了11个火葬坑，其中一个里面摆放着山本的棺木，上面堆

上了木柴，浇上了汽油，然后点着了火。1个多小时后，一代战争狂人——其父为纪念56岁得子，而起这么个不寻常的名字——山本五十六，就这样烟飞灰灭了。他的好友渡边大佐捡起了几块遗骨，装入了白色的骨灰盒，而后日军水兵们把火葬坑填平，堆起了一座坟丘。墓前立了一块矮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山本的名字。海风阵阵，游魂飘荡，山本就永远眠栖在这座孤岛上了。这一天，正好是山本59岁生日后的第六天。

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在这几十年中，人们对山本事件曾提出过许许多多的议论：

假如没有这次空难，山本会不会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甚至被送上绞架？

假如没有这次空难，山本会不会步诸多日军降将的后尘，或是自戕，或是成为冈村宁次第二？

假如没有这次空难，山本能否如斯声名远播，获得身后追赠“元帅”的殊荣？

假如日本不发动这场战争，山本其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假如……

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允许讨价还价的，也是不能用“假如”进行诠释的。对于山本来说，远方孤岛上的那块实实在在的墓碑，才是他真正归宿的标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山本空难6周年，即1949年的4月，作为美国空军协会的代表——曾为山本生命划上休止符的兰菲尔，一天深夜飞抵日本东京机场。一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安排，把当年在空中叱咤风云的兰菲尔搞得无所措手足。山本的遗孀——山本礼子正在舷梯旁，手捧鲜花迎接他。她向兰菲尔献上鲜花，并通过翻译传达了欢迎、增进交往和友谊之情。兰菲尔激动得不能自己，匆匆握手之后，便急忙驱车离开机场。

懵懵懂懂的这次会见意味着什么？用一句“不打不相识”的俗语能说得清楚吗？这瞬间的带有戏剧性的会见，倘若孤岛的游魂有知，又当感慨如何呢？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